

长篇历史小说

伍心铭 著

包青天

断

下卷

海瑞是清官

被罢了官

包拯是清官

却能稳坐开封府

尽展包青天

地



群众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包青天

(下卷)

断地

伍心铭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八年九月

图书在版书目 (CIP) 数据

包青天/伍心铭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1998. 8

ISBN 7-5014-1868-3

I. 包… II. 伍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25360 号

包 青 天

伍心铭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北航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 印张 77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14-1868-3/I · 751 定价: 48.00 元

印数: 0001—2000 册

第十章 登州奇遇 八卦风云

欧阳春往里一看，呀，好危险哪，炕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妇女，也就二十多岁，腹部隆起，可能怀着三、四个月的小孩了……他们干这个，懂这个，一瞧就知道妇女怀孕几个月，还能看出是男胎还是女胎。

—

这日早晨包大人披阅呈文，发现衢州府呈文上打着三个红圈，这是紧急的事了，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说有一股窜匪在衢州劫货杀人后，已逃往登州，请求包大人查审。

命人唤进白玉堂、张龙二人，把公文让二人看了，并道：“事情紧急，且去登州路途遥远，你们二人要多加小心。”

二人应命出来，回去收拾东西，马上上路。

张龙、白玉堂出南关往东南，走雄关经十二连桥赴北口，穿武邑、枣强，到清河县，过了清河可就是山东地界了。

到了清河县城，天色逐渐黑了下来，眼前黑压压，雾沉沉一个大镇甸。来到北镇口一看，有个大石碣，上边写着三个大字“油坊镇”。

这可是通衢大镇，来往行人可真不少，张龙、白玉堂二人来到

十字大街，看见东南角围的水泄不通，里三层外三层，二人本打算走东街找个店住下，可白玉堂图热闹儿：“咱到那边去看看。”

说着二个就走过去，挤进人群一瞧，原来是个打把式卖艺的。只见：地下放着哨码子，里边鼓鼓囊囊的，外边放着有十几贴膏药，还有一沓子纸，上边印着字。哨码子旁边放着一口单刀。这位卖艺人有四十多岁。穿蓝布裤褂，铜钮子，系着蓝布搭包。黑黝黝一张四方脸儿，粗眉大眼很精神，高鼻梁四字口，青胡子茬儿，显得很忠厚。

江湖上有金批彩挂，金是算卦的，批是卖膏药的，彩是戏法，挂是卖艺的。这位是挂子汉儿。看这位一抱拳：“众位弟子师傅们，长辈和兄弟们，在下祖居山东济南府，大明湖畔人氏，姓赵名胜。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，在家里学了几手粗笨的庄家武艺，不值识者一笑。只因在下去云南访友，路过贵宝地，盘缠短少，住店要店钱吃饭要饭钱。有道是在家千日好，出门时时难，因此人奔福地，虎奔高山，来到这里能为扔在地下，学徒打趟拳踢趟腿，不过是垫垫场子。老师傅们别走别散，你给我站脚助威；打过一拳的踢过一腿的同行同道，六扇门里，六扇门外的，僧道两门，回汉两教的老师傅们捧捧我，我给不走不散的众位作个揖。”

说着话儿，这人便给四面围观的人们挨个作揖，然后又说：“再给四面为上的乡亲们作个揖。”

作完之后，他刚一拉架式，又停住啦。

“哪位要问，练完了要钱不要钱哇？您放心，不要钱，哪位问不要钱是为了过瘾吗？学徒没瘾。那一定是热病没出汗叫汗憋的不是，到底为什么？学徒是保镖为业的达官，我们镖行有一种膏药，专治跌打损伤，闪腰岔气，筋骨麻木，寒受风，老年人胳膊疼腿疼。您买了我的膏药，贴到患处，保你药到病除。老年人可以返老还童，青春永驻，体健身轻。好处太多啦。您听了之后想多买，那可不成，学徒我带的不多。怎么办呢？你看我这儿有票，上边印的专治各种病

症。”说着他把票拿起来：“我撒给您票，接着的你也别喜欢，没接着的你也别心烦，先接着的每个人发两贴，后接着的你买一贴，还有的人你可能买不到，那你就多包涵。说良心话，这种药你也用不着多买，有两贴就行。第一次用完之后，叫十八尊罗汉膏。你要着急，叫我快点卖，你还是别忙，有这么句话，净练不说傻把式，净说不练嘴把式，我还得练完了再卖。还是那句话，不要钱练完了您往里扔钱，可等于骂我，别说我把钱给你扔出去，我凭膏药卖钱。四面为上，我再作揖。咱们这就练，爷们上眼吧。”

说着这汉子就练上啦，这趟拳还真不错，拳似流星眼似电，腰如蛇形腿如钻，“啪啪啪”练完之后收住架式，气不大出，面不更色。

按理说练武这一行，分为四种，头一种是保镖的，吃的是四方，哪儿都能保。第二种是教场子，吃的是一方。第三种是护院的，吃的是立锥之地，第四种是卖艺的，他们可更行，吃遍天下。

赵胜练完了，在场子里转了一个圈儿：“我看看有走的没有。”

说着他拍大腿一伸大拇指。

“嘿，罢了，看来我的人缘不错，一位走的没有。”

说着他把药方子拿起来：“现在我可要撒票啦，咱是从财位上起，福位上路，哪位接票，哪位接票？”

说真的，连一个伸手的也没有。他转了一个圈儿，没人接方子。赵胜脸可就红啦，显得尴尬难堪。

“众位，既然没有买药的，那就算啦，我想借地求财，跟大家求几个钱吧，哪位给头份儿钱不拘多少，您舍财买脸，我借地沾光。谢谢您啦。”

还是一个给钱的也没有。

这时候张龙看着有点儿不对头，便从口袋里摸出约有一两银子，“唰”的一下扔进场子里，正扔到赵胜的脚下。这么多人都把头扭过来看着张龙，赵胜也扭过头来瞧，他眼含着泪说道：“唉，多谢这位爷，多谢。”

他猫腰一伸右手，就要捡这块银了，突然间从外边飞身进来一个人，对准赵胜的手背上就踩。不是赵胜抽手抽得快，就踩上啦。赵胜不敢拿银子，那人的脚正好踩在银子上，“嘭”一声，给踩到地里去啦。

看来人是位年轻的小伙子，大不过二十岁，细条身材，茧绸的裤子小褂儿，脚下缎鞋袜子，左胳膊上搭着长衫儿。长圆脸，少白头，浓眉大眼很精神，一脸忠容，他冲着人群喊：“这钱是哪位给的？”

张龙也没多想，冲进人圈里，道：“银子是我给的。”

那小伙子道：“是不是显你有钱，干什么不好，单跑这来买这份阔。”

张龙一听很不高兴：“银子是我的，我愿给就给，你操哪份子心。”

那小伙子脖子一扭。

张龙道：“怎么啦，你不服气？我看那卖艺人练得不错，所以给他银子，你不服，也练练让大家瞅瞅，练得好，大家都赏你银子。”

那小伙子道：“练艺也不打听打听，此地有没有前辈。一声不响搁场子，有背江湖规矩，懂吗？”

这时候赵胜走过来，看了看年轻人：“朋友，我懂规矩，无奈我分文皆无，怎么拜见本地师傅？你真要是人物，就该体谅我沦落异乡。人家师傅给钱，你还挑眼，你太仗势欺人啦。”

说着话，左手一晃，右手掌就到啦。这个人没防范，一看掌到，上右步一闪，没想到赵胜很快，右脚札跟，蜷左腿照定这年轻人的小腹就踹：“嘭”的一声，把这人的踹了个仰面朝天，这么多的乡亲没人管，也没人说话。年轻人脸红了，就地十八滚，鲤鱼打挺站起来，低头就跑啦。

赵胜把银子捡起来，过来行礼。

“谢谢这位爷。”

张龙伸手扶起。

“朋友，你叫赵胜啊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刚才你打了那个小子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还是收拾收拾东西早点走吧，不要惹什么麻烦。”

赵胜无限感激。

“谢这位爷叮嘱，你这二位爷怎么称呼，以后好让我图报。”

卖艺人都讲这份义气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定当涌泉答报。看来这赵胜真是个忠厚的人。

张龙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不算什么，报什么报，出门在外，谁不给个照应。”

赵胜又是千恩万谢，这才离去。

赵胜走了，看热闹的人也散啦。他们二位也往东街走来，您看这油坊镇，虽然是镇甸，可连地图上都没有。它是一半属清河管，一半属景县管。二人商量住店，路北有座店，伙计正在门前让座儿：“客官们往里请吧，再前走，就要错过宿头啦。我们这儿是三辈老店，红白两案，掌勺的师傅是从京城请来的。他们的前辈都是从御膳房里出师的，做出的南北大菜，保您可口满意。伙计都和气，您住我们这儿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，所有被褥都是新洗新浆的，墙也是四白落地，前后通风也凉快，没有蚊子虱子。您放心，连厕所都干净，请吧，价钱公道便宜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”

买卖人和气生财呀。可张龙二人一到门口，伙计不让进，反而摘灯关上了店门儿。

张龙问道：“伙计，没上房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客爷，早满啦。”

“啊，跨院呢？”

“也满啦。”

“单间呢？”

“哈哈，满啦。”

二人真是憋气，刚才你不是还喊吗，怎么这一会就满啦。

“伙计，你们的伙房大炕也满啦？”

“满啦，客爷，真对不起，谁愿把财神爷往外推呀。不瞒您说，别提伙房，连柜房里掌柜的跟先生都擦起来啦，马槽里对脑袋睡俩。厕所板凳上都睡一个啦。实在没地方儿，您往前走吧。”

二人一想，那就往前走吧，没想到经过三家儿店房都是这个话，哟，今晚上看来要睡大街上啦。

二

正在此时，二人看见路南有座大店。东边走马门车门。紧挨着村口，白墙上写黑字：“李家老店，仕官行台，安寓客商，大小车辆草料俱全。”

当中大门，门灯高挂，两扇大门中心有字。

上首是：“孟尝君子店。”

下首是：“千里客来投。”

当中一块匾：“李家老店”

有杆旗子插在西边上垂首“英雄把式店”。只有这一家客店啦，再往前走就出镇子啦，试试看吧。

张龙看到这里有些气不过，会武艺也不能带到买卖上，干什么还“英雄把式店”哪？

这时，店门口有个伙计走过来：“两位客爷，咱这里有上等客房你们住不住呀？”

“住。”

伙计叫底下人，接过二人的行李说：“客爷，里边请吧。”

进了店房，西边是柜房，屋里灯火很亮，门口上边有块绿匾洒

金星写黑字“柜房”。门上首钉个小木牌儿，上写“银钱重地，闲人免进”。进了店门洞，迎面是个木制影壁，有两个字“桉福”。绕过影壁东西两溜客房足有二十间。往西还有两屋跨院。南上房的客房，顺着西边箭道绕过去，又是一层院。

二人正在闲看，有一个伙计，二十多岁，新剃的头，浓眉大眼薄嘴唇，透着能说。一身蓝，系着围裙。手里拿着两把布掸子提着过来。

“两位客爷，先掸掸土吧。”

二人接过掸子到院中掸土。

这个伙计真勤快，洗脸水，手巾早准备好啦，等两个人洗脸的时候，茶又泡上啦。

一切都准备完整，伙计说道：“二位爷先歇着，我去要菜，那边客人多，也需个照应，二位等一会儿，马上来。”

张龙问道：“伙计贵姓啊。”

伙计道：“哟，这位客爷，我们是伺候人的，可不敢当这个贵字。小的贱姓何，排行在二，人们都叫我何二。”

又问道：

“今年多大岁数？”

“二十三岁。”

“哪儿的人哪？”

“本镇的。”

“你倒很和气啊。”

“客爷夸奖，因为爱说爱笑，人家都管我叫话把何。”

二人哈哈大笑，话把何也笑了，接着又问道：“二位客爷是不是给那位卖艺的银子来的？是不是您二位想住店，没人敢让您住哇？是不是您看我们这挂着英雄把式店，有些纳闷啊？”

嘿，话把何提的这几件事，还真是刀对鞘啦。二人连忙追问：“何伙计，你就给我们说说这几件事吧。”话把何摇了摇头。

“不瞒您说，不是一句两句的事，耽误您二位吃饭。”

张龙忙一摆手，道：“不怕，你说吧。”

话把何这可打开了话匣子。

原来这李家老店的店东姓李名源，闯荡江湖有个美称，展翅金雕铁掌李源，是位成了名的老英雄。他父母双亡，当然日月还算好过。娶妻吴氏十分贤淑。帐房先生名叫刘山，排行在三。这人心术多，帮助李源开店，确实是左膀右臂。李源从小就练武，功夫还真不错，谁都知道李源好把式。就在你们住的这二道院儿房后边，搭起个天棚来，李源风雨无阻，没事就练。

这天外边来了一拨人，是从山西保一拨镖现银子，到东昌府城里去。他们可不是保镖之人，这是受朋友所托，达官老爷很年轻，也就在十八九岁。来到二道院儿南房，镖师伙计各自归屋休息。年轻达官擦脸，漱口，喝茶。这时候，李源正在后院练功。

这达官老爷是山西的老客，说话也是山西味：“伙计，快来。”

伙计赶紧跑进来，问道：“老客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

“我问问你，右边干甚的？”

“我们掌柜的练功夫哪。”

“嗯，就他一个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听着后边好像狗打架，就是听不见狗汪汪。”

“唉，老客，您这是什么话？人敬人鸟抬林，年轻轻的，不要嘴损吗。”

“不是我嘴损，他这个把式，练不好连小命都得搭上。”

“老客的把式一定很不错啦？”

“不敢说好，揍你们掌柜的很有富余。”

“那好吧，您可以跟我到后边儿一趟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老客跟着伙计往外走，转到了后院。

“掌柜的，您先别练了，有这位老客抛眼啦。”

李源收住架式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山西老客慢悠悠地搭茬：“不怎么啦，就是你练的这玩艺儿跟狗打架似的，我老客不爱看，也不爱听。”

李源一抱拳：“老客贵姓？”

“老客贵姓于。”

李源一听，这位真不客气，便问：“府上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府上山西太原府太谷县正南于家庄。”

“于老客您看我这功夫不好？”

“你练的这玩艺都是挨揍的功夫。”

“哈哈，于老客也能揍我吗？”

“有富余，一只手就打出你的干饭来了。”

李源摇头，

“我可有点不信哪。”

“不信不要紧，可以试试？”

“你先练趟功夫我老人家看一看，看看你够不够挨揍的资格。要是够，老客就揍你。不够也不要紧，过二年老客再来揍你。”

李源听了真生气，又只好点头：“好吧，于老客，我练趟拳，您给指点指点。”

说着话，打了一趟长拳，有拳歌为证，双手垂胸到两边，膝前横下铁门栓。金盆落日冲天观，望月推窗在眼前。铁牛耕地须看力，翻身踹倒太行山。背解红罗须盘时，斜身刘海戏金蟾。

“啪啪啪”打完之后，收住架式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更色。李源自己很得意：“于老客，您看够挨揍的资格吧？”

“刚刚够格。你要是真想挨揍哇，那可是阎王面前挂号，判官簿上除名啊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跟您学两招儿。来吧，于老客请吧。”

“不成不成，就这么动手，我老客不干。”

“您打算怎么动手？”

“我要是把你打死或打伤，你要讹我，强龙难压地头蛇。真想动手，你给我立个字据，死伤勿论。那我老客才能揍你哪。”

李源答应，“成啊”。又吩咐伙计：“去到柜房跟刘先生要纸笔来。”

伙计奔柜房，一会儿拿来啦。李源握笔做书一会儿写好啦。

“您看看。”

于老客接过来一看。”

“立字据人李源，祖居本地油坊镇，天设李老店，自愿与山西于老客比武。难免失手，死伤勿论，绝不准讹人诬赖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证，年月日。”

“不成不成，你还没有打上手印哪，我们山西人最仔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李源打上手印。

“这回成了吧。”

“您先等一等。”

“干什么。”

“我要打了您哪？”

“不会的，做不到哇。”

“可万一呢？”

“万万一也没有。”

“哈哈，不成，您也给我立一张字据怎么样？”

“白废纸张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于老客也写一张字据，按上手印，“这总算成了吧？”

“行啦。”

两个人来到场子，李源封住门户，“请”。

三

李源左手晃面门上右步，右手掌挂风声，直奔于老客胸前。敢情于老客别看年轻，实受过高人传授，他用了一招，叫“崩拳”。用左手反腕一压，右手拳其快如风，正冲李源的前胸处，“嘭”地一声就知中啦。他就觉得天旋地转，五腹六肺一翻个儿，“噗”一口鲜血喷出老远去，“扑通”栽倒了。伙计们赶紧过来搀扶。这时候前院儿的人也知道信儿啦，跑过来，“掌柜的，掌柜的，”连叫带哭。半晌，李源才把这口气缓过来，脸色蜡黄，呼呼作喘。于老客哈哈大笑，“哼！打死没关系，我有字据哪。”

说着，他就回屋去了。

店里的伙计们可不乐意啦，“掌柜的，咱到衙门告他去。”

李源摆手，“不必，我们立了字据，怎能反悔。你们设法打听他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，叫什么名字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？然后告诉我，好好招待于老客，店钱饭钱全不要啦。把我搀回东院。”

伙计们答应着，搀李源来到东院，可把李大奶奶给吓坏啦，赶忙派人请先生看伤。

次日，于老客算帐要走，伙计才说：“掌柜的说啦，不打不相交，一切店钱饭帐掌柜的全不要啦。”

于老客这高兴：“好极啦。看来这一拳打出理来啦，明年我还来。”

伙计们心里这个气。敢情跟他们的人一打听，才知道这个于老客是谁。李源养了半年的伤，复旧如初了，伙计才告诉他：“掌柜的，您知道于老客是谁吗？他姓于叫于秀，由于长得俊俏，外号叫莲花。家住太行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，父母都没有啦。他自幼跟着伯父，能耐也是伯父所教，家规极严，他的伯父乃武林中当代大侠，姓

于名成表字洞海，江湖人称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。家传十八趟通臂拳，二十四式形拳，打遍天下无敌。整世童男，混身的横练，坚硬如钢，单掌开碑，击石如粉。崇贞九年，在北京城京西北妙峰山爪打石，三闯桃花会，三进桃花寺，踢死过金头牛项冲，撞死过银头牛项宝，单臂举过千钧鼎，戴过守正戒银花，威镇武林，露过大脸。现在年岁已高，闭门思过啦。家里挂千顷牌，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。”

李源听完了暗自点头。于秀家学渊渊，我岂能抵挡。李源是个有心人，他把家安置一番后，又托付刘三掌管帐房。自己带好路费银两直奔山西而来，找到于家庄。

于家庄足有一千多户人家，而且正逢排摆的集市，越发热闹。街上买卖铺户，应有尽有。西头路北有个双合店，李源住店啦。自己想着，怎样设法跟于老侠接近。

第二天清早起来，李源准备活动活动，到村口外练练功夫。他刚要走，就听店里掌柜的伙计们喊上啦：“年轻的客人们愿意干活挣钱吗？于老爷子他们家管事的来啦，现在正是割麦季节，每天三顿饭，全是白面馒头，还有四吊工钱。有愿意拔麦子的吗？有愿意去的到门口集合。”

凡是年轻人都是赶麦场来的，呼噜呼噜，出来足有二三十位。李源一想，我也趁这机会去吧。到门口一点数，三十五位。一声喊，“成啦，走吧。”

李源跟着大家伙从十字街往北，快到村口再往东。

李源一看，嗨，于老侠的住宅占半趟街，整砖到顶，拢灰灌浆的瓦房，十分讲究，足有一千多间。坐北的大门，两边走马车门，一边四棵门槐，枝叶茂盛。

过了大街口再往东，路南的场院，门口已经有了不少的人。有三、四个人拿着账本、每个人的名字写好登记，然后交给管事的。这位管事的名叫于小三，也就是三十多岁，很聪明，李源也跟着大家写好名字，进院一看，除去几十间长工房子，就是放家具的厂棚，车

棚，马棚。新建的大麦场，场边放着七、八个大石碾，长工房前边，放着一溜溜的矮脚长木桌子，两边放着小木凳，有几个铁制洗手盆子，东面是大厨房。这时候于小三就喊上啦：“大家快来洗洗手吃饭吧。”

大家伙儿吃完饭，于小三叫掌管的过来，一人带多少短工，到哪块地里拔去，到时候有大车往场里拉。

三夏大忙，农民们辛苦，一年到头哪有清闲的日子，这麦收就更受累了。

一天过去，到收工回来该吃晚饭啦。人们都累坏啦，坐着躺着，抽烟聊天。唯有李源不闲着，折个跟头，打拳踢腿，招大家伙儿一笑，于小三看见可就说：“嘿，李伙计，你真不累呀。”

李源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于管家，我这个人跟猴儿一样，登梯爬高，好动不好静。”

“拔麦子这种活累呀，你还有力气干这个呀！”

“这点活算什么，我的武艺可不能扔，扔下就要退步啦。”

“你练的玩艺怎么样？”

“很不错呀。”

于小三一撇嘴，“你呀，在我们这儿你少说会武艺。不瞒你说，咱们这儿可有震天动地的人物。”

“哟！谁呀？怎么没听见说？”

“告诉你，就是我们本家老爷子。”

“我怎么没看见哪。”

“你下地干活，上哪儿瞧去？”

“他老人家怎么称呼？”

“老爷子叫于成，号洞海。”

“多大年纪啦？”

“八十多岁啦。”

“于管家，你想法子让我见一面成吗？”

于小三一撇嘴，“你要托我，还是准成，那是我本家的爷爷，别人真办不到。咱们可说好啦，见着他可别动手动脚的。”

“吓死我都不敢。于管家，明天你派活完等着我，只要收工，咱俩到十字街醉月楼喝两盅去。”

于小三最爱喝酒了。

“好吧。”

果然第二天晚上收工，俩人去啦，一顿饭就花了好几两。第三天又去啦，又花了好几两。一连五天如此。这天吃完了饭，于小三一笑：“李伙计，你请我吃饭，花了二十多两，可你拔麦子才挣了十来吊钱，你赔本啦。”

李源摇头：“我不在乎，我只要能看于老爷子一眼就值啊。”

“哈哈，来吧，老爷子今晚上就见你。”

“您给我说了吗？”

“说啦。”

“于管家，就是您带我去见，可不能有别人。”

“根本也没有别人。”

“好极啦。”

付给饭帐，两个人来到老侠家门口，悄悄而入，一直进到四层院子，来到西跨院书房。

“你等着。”

于小三进去，一会儿出来，招手叫李源，两个人一同到屋中，李源也没工夫细看屋里的陈设，迎面紫檀的几案，紫檀大号八仙桌，两边太师椅。上首坐着一位老人，高条身材，双肩抱拢，身穿蓝绸子长衫，白绵绸子的汗衫中衣，白绫的高腿袜子，寸底的福子履。白剪子股的小辫，通天的鼻子四字口，唇若丹涂。一部花白胡子飘洒胸前，两只眼睛亚赛明灯，好精神。

李源赶紧磕头。

“老人家在上，末学小子李源叩见。”